

百姓故事

# 藏在时光里的通辽“腾飞”地标

□刘科



作者的父亲和妹妹在飞马雕塑前合影。

1996年,作者在飞马雕塑前留影。

前几日,整理家中的相册时,一张1996年拍摄于通辽火车站前广场的老照片,牵起我心底绵长的回忆。照片中,年轻的我伫立在飞马雕塑前,定格了三十年前的青涩模样。望着眼前的旧影,尘封的岁月缓缓铺展,关于这座飞马雕塑的记忆如潮水般汹涌而来,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模糊的记忆中,雕塑下方基座上刻有“腾飞”二字。飞马雕塑位于通辽火车站正前方靠近新建大街路

边,对面是交通大厦东侧的小街。雕塑下是一个大型地下室,当时是一家舞厅,入口就在雕塑基座的北侧,生意相当兴隆。在当时,这个雕塑可是通辽的一个标志性建筑。

记忆中,飞马雕塑修建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。此前,站前广场是一片平房区,遍布小饭店、招待所及小旅店。那几年通辽的城市建设发展很快,车站对面的平房拆除后,这里变成了令人心旷神怡的站前广

场,那个唤作“腾飞”的飞马雕塑也拔地而起,成为很多青年男女和旅人过客的打卡之地。那时候,照相机还未普及,要想留下自己的倩影,大部分人要到照相馆或者摄影点拍照。当时的通辽站前广场既有定点照相点,也有拎着照相机在站前广场和飞马雕塑前招揽顾客的摄影人。彼时,我在通辽铁路分局机关工作,曾多次接待沈阳铁路局、呼和浩特铁路局、哈尔滨铁路局、兰州铁路分局、齐齐哈尔铁路分局、海拉尔铁路分局、长春铁路分局等来通辽铁路分局考察的各地铁路系统同仁。大家每次来都会在飞马雕塑前拍照留念,飞马雕塑也成了宣传介绍通辽的窗口。

我的家人也曾多次在飞马雕塑前拍照留念,遗憾的是如今只留下了1996年我在雕塑东侧拍的这张照片,以及父亲和妹妹来通辽时在雕塑前的一张合影。

至于飞马雕塑是什么时候拆除的,在我心里始终是个谜。1996年1月9日,我受通辽铁路分局派遣,前往吉林省双辽市郑家屯铁路岗位工作,直至2003年才调回通辽铁路分局机关。我清晰记得,2003年3月,我接待吉林铁路分局考察团,陪同众人漫步站前广场时,突然发现熟悉的飞马雕塑已然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萨日朗花雕塑,只是新雕塑的位置,已不再是当年“腾飞”马伫立的地方。由此可知,这座老雕塑的拆除,发生在我外派工作的这七年间。

从昂扬的飞马雕塑,到盛放的萨日朗花雕塑,通辽站前广场的景观更迭,是这座城市飞速发展、日新月异生动缩影。城市版图不断拓展,城市风貌持续焕新,旧的地标悄然退场,新的景致次第绽放,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轨迹。但人皆有怀旧之心,那些承载着时代记忆和精神寓意的城市老物件,总能让人念念不忘。

记忆里的飞马雕塑,骏马昂首向天,四蹄腾空、奔腾欲飞,伫立在弧形上扬的基座之上,仿若从云海浪潮中一跃而出、乘风而起。雕塑既暗含“千里马”锐意进取的意象,更象征着通辽奋勇向前、腾飞的城市精神,满是昂扬向上的蓬勃生命力与精气神。

犹记当年武威铁路分局来访的几位同仁,曾对着这座飞马雕塑感慨:“武威有一座雷台汉墓出土的铜质奔马‘马踏飞燕’,是中国旅游标志,承载着华夏璀璨的历史文脉,寓意文旅事业蓬勃腾飞;通辽有一匹凌空欲飞的‘千里马’,也预示着通辽铁路前程万里、马到成功。”一句寄语,为这座雕塑赋予了更深的寓意,也让这份记忆愈发深刻。

时光更迭,风物换新。“腾飞”雕塑早已退出城市实景,化作一代人的集体乡愁与独家记忆。雕塑虽已消逝,但它所承载的奋进精神、所镌刻的城市岁月,永远留存于通辽人的心底。愿这座奋进中的城市,始终如当年的腾飞骏马,一往无前,纵横驰骋,岁岁向好。

征文启事  
诚征叙事、随笔、散文等文学佳作,要求文笔明快,内容积极,富有时代气息和地域特色,力推原创,既欢迎名家精品,也厚爱新人佳作,字数1500字以内为宜,投稿邮箱:516558132@qq.com

征文启事

生活感悟

## 春雨与我

□曲建通

春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个下午,将整个世界都洗得清清爽爽。我和小伙伴们在雨中追逐嬉戏,雨点打在脸上凉丝丝的,却挡不住我们的笑声。教学楼在雨雾中若隐若现,不远处的教室里传来朗朗读书声,和着我们的笑声,像一首动听之歌。

雨中的操场是我们的乐园。我们踢足球,水花溅起,打湿了裤脚,却没人喊停。小白一个飞铲,球没踢到,自己摔了个四脚朝天,惹得大家哈哈大笑。小刚站在球门前,张开双臂,像只勇敢的小鹰,任凭雨水顺着脸颊往下流。

玩累了,我就跑到教学楼的走廊里,靠着栏杆看雨。雨丝细细的,像无数根银线,从天上垂下来,落在树叶上,落在花瓣上,落在我的心上。我想起刚入学时,也是在这样的春雨中,爸爸牵着我的手,把我送到校门口。那时的我,紧紧拽着爸爸的衣角,不敢松开。如今,六年过去了,我长大了,爸爸却老了。

雨渐渐小了,太阳从云层里钻出来,天边挂起一道彩虹。我们站在操场上,仰头望着彩虹,谁也不说话。我知道,我们都在想,再过不久,我们就要离开这里,离开这美丽的校园,离开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。

春雨还在下,但不再是淅淅沥沥,而是轻轻地、柔柔地,像爸爸的手,抚摸着我们的头。我伸出手,接住几滴雨珠,它们在我的掌心滚动,晶莹剔透,就像我们的童年,美好而短暂。

这春雨,像是时光的信使,带着我们六年的欢笑与泪水,带着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与不舍。它告诉我们,童年就像这春雨,虽然短暂,却无比珍贵。我们要好好珍惜这最后的时光,珍惜这雨中的每一刻,珍惜与同学们的每一次相聚。

春雨,谢谢你!谢谢你带来的欢笑,谢谢你带来的思考,谢谢你让我懂得珍惜。愿这春雨——永远滋润我们的心田,愿我们的童年,能像这春雨一样,永远清新,永远美好。

(作者系通辽市第一小学六年六班学生)

那年那月

## 秋田旧事

□刘艳华

老家的秋天,是金黄的。那颜色铺天盖地,把整个村庄抱在怀里。记忆里的秋收,从晨光到暮色,一家人的身影嵌在玉米地里,汗水裹着泥土的气息,日子虽清贫,却藏着最踏实的幸福。

天刚蒙蒙亮,就跟着父母往地里走。镰刀攥在手中,脚下的路还沾着露水,凉意从鞋底透上来。成片的玉米秆比人还高,叶子在风里哗啦啦作响,棒子压弯玉米秆,“外衣”微微裂开,露出饱满的籽粒。父亲的镰刀挥得利落,唰唰声在田野里散开,玉米秆应声倒下,被他顺手归拢齐整。母亲挽着袖跟在后面,手起利落,一个个玉米棒便脱离秸秆,稳稳落进筐里。筐子很快沉得坠手。我

也学着他的样子俯身去割,玉米叶划过手背,留下细细的红痕,却顾不得疼,那时的我只想多帮父母分担点儿。

割完一片扒一片。指尖探进玉米衣的缝隙,稍一用力,“哗”一声扯开,玉米带着水汽露出来,那股清甜的气息扑鼻而来。扒久了,指尖磨得发红发木,腰也酸得直不起来。可看见身旁越堆越高的玉米,欢喜盖过了疲惫。

日头爬上头顶,肚子开始咕咕叫。母亲从布包里掏出早晨带的剩饭——凉透的馒头、几袋榨菜,一家人坐在玉米地上,迎着秋风大口吃起来。有时贪嘴多嚼几口,再弯腰时肚子就顶得慌,怎么也弯不下去。父母取笑我贪吃,手里的活

却不停。那笑声落在风里,和着玉米香味儿,格外清润。

午后的秋阳晒得人发烫,汗顺着额角往下淌,流进领口,后背湿了一片。可掰玉米、扒衣、归秸秆的节奏一点不乱。田间只有沙沙的劳作声,和玉米棒落入筐中的闷响,一声一声,是那样的安稳。待到日头偏西,地里的玉米秆全部倒下、剥净,开始装车。那辆老木车,轱辘碾过土路便沉沉地响。父亲踩在车帮上,把玉米棒一层层码得紧实,母亲扶着车沿,则缓步走着在后头推。车轱辘缓缓转动,沉甸甸地碾过土地,心里满是收获的喜悦。

夕阳把天边染成橘红色,我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,贴在铺满

玉米秆的田埂上。木车咯吱咯吱走在土路上,车里的玉米棒轻轻磕碰,像是在低语什么。推开家门时,天已黑,院里那盏昏黄的灯却格外暖。母亲忙着生火做饭,父亲低头卸车,我瘫坐在门框上,浑身酸痛,一动也不想动。

如今回想起来,那时的日子很苦。没有精致的饭菜,没有歇脚的闲适,秋收的日子从早忙到晚,腰酸背痛,手上尽是划痕可快乐却那样真切。那片无边的金黄,那顿风里的凉饭,那辆咯吱作响的老木车,还有父母弯着的脊背,都成了岁月里永不褪色的画面。原来最朴素的日子,从来都藏在踏实的劳作里,藏在相伴的晨昏中,悄然酿成甘甜。

乡音乡情

## 铁轨上的家乡

□李洪彬

科尔沁的风,总带着沙粒的质感,拂过通辽城的街巷,也拂过我记忆里那道蜿蜒的铁轨。作为在铁路边长大的孩子,我的童年是被火车“咣当咣当”的节奏唤醒的,而我的家乡情怀,早就在蒙古袍的暖光、奶茶的香气与《嘎达梅林》的歌声里,酿成了一坛醇厚的酒。

小时候,我住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宝龙山镇,每周都要坐绿皮火车去通辽的奶奶家。那时候的火车慢,要晃一个半小时才能到站,可车厢里永远热闹。邻座的蒙古族大叔会从布包里掏出奶豆腐,笑着塞给我一块;穿红袍子的阿姨会用蒙语哼着《嘎达梅林》,歌声像草原上的风,裹着英雄的故事飘进耳朵。

火车驶过西辽河时,偶尔能看到两岸的蒙古包像散落的珍珠,羊群在草地上移动,像流动的白云。此时,邻座的蒙古族爷爷指着窗外说:“看那片沙棘林,以前是荒滩,

咱们汉蒙群众一起种树,现在成了鸟儿的家。”顺着他的手指望去,果然看到成片的沙棘树缀着橙红的果子,在阳光下闪着光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,家乡的美好从来不是单一的,是汉族人的锄头与蒙古族的套马杆一起,耕耘出了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。

铁道边的时光,总是和美食分不开。通辽火车站的奶油冰棍是童年最甜的念想,两毛钱一根,奶味浓得化不开。可更难忘的,是奶奶家附近的蒙餐馆,手把肉煮得软烂,蘸着韭菜花吃,肉香直钻鼻子;奶茶熬得滚烫,撒上炒米和奶皮子,喝一口浑身都暖。老板是个蒙古族大爷,每次我去,都会额外添一勺奶豆腐:“汉族小娃娃,多吃点长力气。”那时候不懂什么是民族团结,只知道大爷的笑容和奶奶的笑一样暖,奶茶的香和妈妈做的红烧肉的一样,都是家的味道。

后来我成了铁路工人,亲眼看着通辽的铁轨越铺越宽,火车越跑越快。宝龙山到通辽的时间从一个半小时缩到四十分钟,通辽到北京的旅程也从一夜变成了四个多小时。每次坐在宽敞的车厢里,看着窗外掠过的草原、农田和高楼,都会想起小时候的绿皮火车。那时候的车厢里,汉族乘客和蒙古族乘客挤在一起,用不太熟练的汉语或蒙语聊着天,分享着彼此的食物,就像一家人。现在的高铁车厢里,依旧能听到蒙语和汉语交织的对话,能看到穿着蒙古袍的姑娘刷着手机,能闻到邻座乘客带来的奶食品香——时光变了,速度变了,可那份融在血脉里的温情,从未改变。

去年冬天,我跟着单位同事去霍林郭勒慰问。雪地里,蒙古族牧民捧着热腾腾的奶茶迎出来,孩子们穿着厚厚的蒙古袍,围着我们唱《吉祥三宝》。一位老阿妈拉着我的手,用蒙语说:“有了铁路,我们的牛羊肉能卖到北京上海了,孩子

们能去外面上学了,谢谢你们。”我握着她粗糙的手,忽然想起小时候邻座大叔塞给我的奶豆腐,想起奶奶附近餐馆大爷的笑容,想起《嘎达梅林》的歌声。原来,我脚下的铁轨,早已不是简单的出行通道,它是连接汉蒙情谊的纽带,是承载家乡希望的桥梁。

如今的通辽,高楼林立却依旧保留着草原的底色。公园里跳着安代舞的老人,超市里并排摆放的奶制品和东北酸菜,还有火车站来来往往、说着不同语言却笑容同样真诚的人们,都在说着同一句话:谁不说俺家乡好。

这就是我的家乡——通辽。它是科尔沁文化孕育出的朴实与热情,是蒙汉同胞携手耕耘的土地,是铁轨上延伸的希望与梦想。在这里,我看到了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模样,感受到了家乡最深沉的爱。而那条蜿蜒的铁轨,将带着这份家国情,继续驶向更辽阔的远方。

人在旅途

## 再游沈阳城

□刘宏杰

“五一”小长假,朋友圈里每天都有很多人晒图,大家想尽办法将这5天的假期利用到极致,在祖国大好河山留下自己的身影。我们一家人也喜欢出游,因为有寒暑假,更愿意在长假里远行,小长假更多用来休整,或是选择近途的一日游。这个“五一”,我们一家人又开启了一日游,地点依然是沈阳市。

选择沈阳一日游,主要有两个原因。首先,高铁开通后拉近了两地距离,从甘旗卡到沈阳市200公里的路程,一小时就能到达,而且沈阳市内公共交通十分便利,地铁、公交、共享单车一应俱全,可根据不同需要选择。其次,沈阳作为当之无愧的“东北第一大城市”,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城市气质,市内可供游玩的地方众多。即便我们一家已经去过很多次沈阳,仍有不少景点未曾打卡。

既然是一日游,就要做好攻略,我选择的景点都在沈阳站半径5公里之内,避免返程时过于匆忙。我们首先打车来到南湖公园,这里紧邻著名的东北大学,是一座有着90余年历史的市内公园,承载了几代沈阳人的记忆。走进南湖公园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巨大的湖面,这一湖活水连通南运河,溯源浑河故道,两岸垂柳环绕、拱桥倒映,泛舟湖上十分惬意。湖上一座91米长的卧波桥连通南北景区,站在桥上可俯瞰全园湖光。南湖公园不仅湖上风光秀丽,岸上也别有一番风情。其中鱼跃荷香园是沈阳少有的江南园林景观,漫步其中,心情格外明媚。林芳园、绮芳园、群芳园也各具特色,让人流连忘返。此外,公园内各类游乐设施能充分满足孩子们的娱乐需求,那座高达72米的摩天轮尤为显眼,坐上一圈,看湖水悠悠,历史也温柔。

从南湖公园出来,我们乘坐公交来到沈阳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街区——老北市。老北市于1921年正式开埠,与北京天桥、南京夫子庙齐名。踏入这片街区,浓浓的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。由皇太极敕建的实胜寺(皇寺)已有400年的历史,寺内红墙金顶、飞檐斗拱,建筑兼具汉、藏风格,是绝佳的拍照打卡地。寺内钟楼悬挂着一座千斤铁钟,“皇寺鸣钟”更是盛京八景之一。实胜寺不远处坐落着著名的锡伯家庙,它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,是全国唯一的一座锡伯族家庙,也是锡伯族重要的历史文化象征。整座景区青砖灰瓦、庄严肃穆,承载着一个民族300年的乡愁与戍边史诗。

老北市南区的文奉园主打民国风情与老沈阳记忆,园内的大观园茶园、蜡像馆、老电影院、老沈阳博物馆,生动再现了沈阳的城市变迁。北区的文盛园则以清文化和非遗为主题,设有辽菜博物馆、非遗体验馆,还常有各类戏曲表演。来到老北市自然少不了品尝美食,漫步其间,特色小吃的叫卖声不绝于耳。我们的午餐便在这里解决,吃上一口流油的大肉串,再喝上一瓶沈阳本地的八王寺汽水,那滋味妙不可言。在老北市游玩的几小时里,是沉浸式体验沈阳文化的过程,正如街区里一处著名浮雕建筑的名字——老北市最沈阳!如果说此次出游有什么遗憾,那就是因时间有限,没能赶上老北市夜间的璀璨灯火与精彩文艺表演,不过,这也为我们下次再来沈阳留下了期待。

游完老北市,我们随即来到毗邻沈阳站的太原街,这也是本次一日游的最后一站。太原街号称“东北第一街”,这里历史底蕴深厚,街上不少建筑拥有百年历史,它们如同无声的长者,见证着沈阳的百年沧桑巨变。如今的大原街商贾云集、人流如织,充满市井烟火气,无论是闲逛购物还是拍照打卡,都是不错的选择。而且太原街交通四通八达,游玩结束后步行5分钟即可抵达沈阳站。

走出太原街,这段难忘的旅途也宣告结束。登上返程列车,发现身边不少旅客都来自内蒙古,大家纷纷谈论着沈阳这座城市的美好。同时,车厢内许多来自沈阳及辽宁其他城市的游客,言语间也满是对内蒙古风光的向往。那一刻我不禁感慨,便捷的交通不仅拉近了城市之间的距离,也带动了文旅产业的发展。2026年“东北超”的号角已经吹响,这势必推动各地文旅深度牵手、客源互通,让都市烟火与草原风情双向奔赴,为东北文旅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。